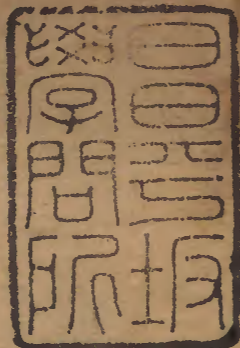


志筌書

三四



九	三	四	八	漢
一	七	〇	八	書
五	二	〇	八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九	三	四	八	漢
一	七	〇	八	書
五	二	〇	八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48	
冊數	5	(2)
函號	299		9



忘筌書卷之三

宋潘殖撰

洪範說

後學祝昌泰較刊

淺草文庫

洪範前聖之

大法也陳大法者本極之敷言而言無不從未
諸皇極則大法其可易言哉法以何者為大曰心而已故商
考成人以其所以宅心者陳焉後之人未得商考成人之宅
心為不知訓矣不知訓而遽紛紛焉不幾於倒道而言者乎
是亦易其言矣正恐作聖之路埋沒而背馳不已役於人心
迷不知復而會歸有極之道遂晦則其得罪於大法莫此為
甚世之為洪範說者多矣若其博貫倫類演繹詳密較之眾

說有一日之長蓋有之矣儻不知其旨暗於大法之要失其本而徒據其末不復可歸諸皇極唯皇極之歸爲立不歸皇極於道爲倒倒道而言則是迂道而說而言亦不復從是直與亂朱亂雅者同其科而爲先聖之所惡也道由此而不明遺後人以迷而陷後世於不義爲可畏也愚雖述彛倫之大槩猶未敢輕爲剖發尙慮後生以愚之輕言而彼亦從而輕聽言聽皆輕則洪範之道不重不重則得之亦不固惟恐以此獲罪於洪範且不敢輕出諸口况敢無忌憚未詣皇極而遽紛紛然哉夫以武王之聖德亦必訪于箕子然後箕子乃言知其信道也篤進道也力然後敢告也箕子豈以要君哉

蓋傳道必如是乃不虛發師嚴而道尊所以主張聖道而慎所得者當然也故存大法之旨以竢齋心一志者告焉嗚呼有能得大法之旨則此書之外可以無書矣然則聖人正說此道之所以明也賢人倒說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倒說作則道德下衰矣悲夫

皇極會要

建中所以常立兩端旣平此中之所以建也建則不傾矣然後可用建之要在中故執中用之要在兩端故執兩端兩端用而中常不傾由併二而不貳用中所以適變兩端相濟此中之所以用也執兩端而權以濟焉此中所以不傾而常立

忘筌書 卷三
故無適而非中偏重則傾傾則背皇極以生人心心貳則屬生滅而墮失得之報

思無疆說 本心附

或謂易無思而詩言思無期思無斁詩易何相反也思無期思無斁當究其所自蓋爲思無邪思無疆而言之也正位旁通不在一曲固無限域思在正位始名無疆無疆之思不可名言其所思者特以本根固存故不容其不存存耳出位繫境之思則無也是謂無思思出其位均謂之邪邪在一偏則有疆矣正位虛明包括無外不見封畛斯爲本心本心之中至理雖具名義未立豈有可指之思不可指名豈有定所之

思故謂之無疆思不出此斯爲克念念在本心乃能作聖洪範直指思之正位以警未悟故五曰思自有位而言之則真君宜位乎中虛冲氣於此命萬物而真君位焉無何有之鄉也思於此爲無疆無疆之思要在勿忘豈容閒斷是謂無期無斁黃中通理大陰解之所以默識元通游心乎此曾不知時之有久近與夫久則人情爲有厭怠也是謂無期無斁對有方之思麗乎一曲者言之則彼實有所思此實無所思雖無期無斁而謂之無思可也易之爲無思者如此噫法莫大乎宅心心莫大乎慎思念非其正外轆而蔽於事物內轆而蔽於理義卽有疆之所以生人心專用人心背本逐境於有

疆之思而無期無斃是謂大惑役於境上之心成大患矣豈
諭無疆之思睿而作聖哉今夫寤而無思寐而無夢則是已
復正位而至中庸天下之所同也若是則人皆可以爲聖人
矣何爲民鮮久矣乃發聖人之論也蓋同歸雖一至起念則
汨於偏重之見而生人心旣專用人心非合境則念慮不起
而思所不及每起於合境而境不可旣故動皆百慮之營營
而所謂一致者已罔而失其本心原其始則人皆可以爲堯
舜要其終則希濶而難逢職此之由於此正當自覺唯先覺
之念不離本心雖念念不絕未嘗有一念之差思常在於無
疆以期無斃正得本心此其所以爲克念也蓋一念不離乎

本心則優入聖域一念或失乎本心則遂墮機穽起念之端
可不謹乎聖道不在於多言但觀念之所起儻差若毫釐則
相去已隔霄壤矣然則皇極之失正以失商考成人之宅心
則所思無非邪也欲追商考成人之宅心則五行之五曰土
五事之五曰思以至思曰睿睿作聖不可不深究得此則爲
克念矣

本心附

本心無他虛明而已惟其虛明故常在亡境之所有境則是
人心矣故亡境而生者本心也合境而生者人心也亡境而
生本於誠而有物自然存而勿忘然以思不出位是謂思無

忘筌書 卷三
疆思無邪克念而作聖矣惟其合境所以隨起隨滅逐境遷徙不歸大常此之謂失其本心達者至逐境處當早覺而早復使常不失其本心此治心之要也

大法要樞

兩端說 無知說附

洪範大法其疇有九總其機要者字有十焉自適道以至與立其最要者二而已餘多經世之所用也二字謂何曰欽也建也蓋五行之主曰土宜居中虛之位五事之主曰思亦宜不出乎中虛之位不出乎中虛之位斯不離乎本心所以虛明睿而作聖然未能歸其明滌除而復元覽則思用人心生於對境月不勝火僨驕難繫繫馬雖止倏已奔馳上聖探微

燭茲至理知縱馳則驚於他境肅欽則復乎本位入道由五事而王之者思攝思於百慮之境以歸諸一致莫尚乎欽思不出位則貌言視聽皆自此徹攝思以欽常不出位而虛明自照則可以道觀盡於是洗心而無好惡偏黨乃與道心會以復乎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則地道之光斯全是謂天子之光洞鑒至機不惑多岐斯可以建皇極夫兩端不偏重然後能立物之理也人心由偏重而生則舉皆倒矣未有能立者唯洗心去此則無偏黨反側乃不偏重所以善建如有所立卓爾是爲聖道之極致探其源則自欽始前聖所以緝熙欽止而欽之戒以總於欽乃能緝熙于光明均此道也欲論大

法宜論一字之爲樞要焉

兩端說附

有兩端斯有中無兩端則中之名亦不立兩端不偏重則不偏廢此中之所以立也兩端有方在事爲實大中無方在道爲虛有實斯可執而無方者用之故曰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兩端有之以爲利也大中無之以爲用也用中亦謂之執中卽兩端而命之也皇極通謂之疇亦卽兩端而命之也兩端相濟而適平焉無偏繫矣斯歸其有極乃自有極而建焉過此以往知見俱熄則復歸於無極矣箕子以皇極經世之道告者也有極足矣惡有明道矣而乃知有名而不論無名

者哉不言而意已傳矣然無極豈可躡取反爲空虛無所得之庸人終日無極了然不論無極之旨爲實無知矣

無知說附

知其白有知之時然也守其黑無知之時然也旣知其白乃守其黑則自有極復歸於無極矣此聖道之所以竭焉者也

有序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夫子入道之序有三可與適道可與立可與權是也所以發洪範之彝倫者矣武王之未訪箕子也固已諭皇極矣然必訪於箕子者是欲審知其序也自言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則已審夫廣居正位而爲皇

極之主矣顧所訪者特在爨倫之敘故曰我不知其爨倫攸
敘然箕子所陳要在爨倫之序而已自五行生五事而五事
則自思睿而至作聖孔子之所謂可與適道者也適道矣以
道觀盡然後由無作好惡以至歸其有極始爲善建孔子之
所謂可與立者也自是而用三德以適變孔子之所謂可與
權者也權以應天下之至變變而克正無適而非中則卽偏
其反其室非遠不離廣居正位聖人之能事畢矣夫五事之
數其四皆由五行之所生驗之於身肝生色貌色類也故屬
木肝屬木而沉木生於亥潤下之性所生也故沉此貌之所
以從水數故一曰貌肺生聲音聲類也故屬金肺屬金而浮

金生於巳爨上之性所生也故浮此言之所以從火數故二
曰言肝主色而目見色視火也生於木所以由木數故三曰
視肺主聲而耳聞聲聽水也生於金所以由金數故四曰聽
唯五曰思則不離乎土之成位唯思不可出其位思不出位
則自見而虛明虛明故睿而作聖思出其位則見彼而蔽隔
蔽隔故障而止於橫目自五行而生五事五事由歸其明而
思睿以至作聖則至矣然槩之於道其與庸何以異哉特自
人者觀之失得之報爲有閒耳然一念而思不出位則爲聖
一念而思出其位則爲庸聖與庸特在一念之當否其於出
入得不危懼哉是專得治心之道而至此儻不盡夫至機則

有變焉一有偏取則人心復生不可潔矣要既作聖而明睿
於至機始爲可觀焉觀之而聖與庸隔霄壤則偏黨之見存
是滌除偏見猶未盡人心勝而天地之心隱若是者至作聖
則極矣不能成位乎其中也迨視猶唯阿過與不及無異則
偏黨之見熄而均爲無取始位乎皇極皇極者無偏黨而中
立者也至此始藏諸用而反一無跡矣要必自無偏黨而歸
焉蓋有偏黨則人心道心判而爲二無偏黨則人心道心合
而爲一二心合始復乎天地之心而歸其有極矣歸其有極
則大德不踰閑所謂復也復然後出入爲無疾故小德出入
爲可焉自是而用三德以御人稽疑以去惑庶證以變理福

極以成終皆所謂可與權者也大德敦化不動而化也小德
川流方至而不舍晝夜也出入雖未嘗止息而亦不離乎本
宗原其功乃出於無偏黨之觀是以不倚於一偏而麗焉旁
行不流而體用兼備矣堯舜傳中大德也所以歸諸體孔子
傳一兼小德也所以致其用歸其有極固已至矣然天下皆
歸焉而不覺也合二心而歸乎此其與同歸而殊塗者特隔
迷悟唯出入無疾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善貸以成物則
大均緣之小大多寡成其自取與物而來來無所從與物而
去去無所視而上與造物者游彼萬物爲道之一偏者也一
偏故爲物大均故爲造物爲物之與造物始相去遠此所以

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噫皇極固至矣然必由其序始盡
聖學兼明出入之無疾而爲大一之能事文中子所以歎安
得皇極之主而與之共敘九疇蓋傷無箕子之遇也

論習

道非不習所能至又非習之所能盡二者或偏不爲上達夫
未嘗習而直語不習之妙則冥搜非灼見知習而不論不習
之旨則力致非混成習而成作聖之功不習而盡至德之奧
者洪範之大法備矣洪範之法始於欽欽以攝心至思不出
位而無方則虛明而睿睿斯作聖此由習也孔子所以首言
時習者如此然道非有餘於聖亦非不足於庸故此至德天

下之所同歸凡厥庶民之所共由及其致用乃殊塗而自徇
者日用而不知由之而不悟耳所以不悟者何一變而爲人
心則生於偏重於是麗於有方而有私已徇私已則蔽於一
曲而移於道之一方者害之也觀所以不極者由好惡偏黨
洞照其害道者在此則大疵自去常復正位所謂成位乎其
中者從初則然得性以來未嘗離此何事脩習反起疵病坤
所以言不習者如此然則習猶坎之習不習猶坤之不習有
習所以歸其明不習則以地道本自光而然也惟本自光故
黃中通理則正位居體以地道光則自見何以習爲假坎之
有習以歸其明燭坤之不習以居成位則歸有極矣極者中

也中者藏也易於藏密必曰聖人以此洗心蓋洗心之理非明睿作聖則不能照此惟明睿然後洞照其所以戾皇極而徇私己者在好惡偏黨去其害道生人心而戾皇極者在此此所以無偏黨歸有極必在睿作聖之後故其洗心則已稱聖人也是則當習者必習不事習乃可以不習斯爲大全者也中爲大常得主故也立乎此不爲物易始可以與權而經世由是千變萬轉泛應曲當無適而非中則洪範之大法於是乎不可有加矣

敘學

學有小學有大學雖不可以躡等又不可無志於聖域自棄

而遽中輟也若夫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言成文章以求世名質之經術以飾吏事聖傳既絕之後號爲名儒者唯此而已至於身心之所歸宿曾不暇究既不足以爲已亦何自而可以爲人哉以爲爲已邪則爲已之道奚若以爲爲人邪則爲人之方何自聖學莫先於爲已惟其成已所以成物然則爲已之學何如哉名實姑在所後不以寘懷而獨休息於同歸一致者所以全其大體彼分於殊塗役於百慮而裂爲小己者斯可以吾之所詣者警之故以先覺覺後覺則是爲已者乃所以爲人也事空言之學爲兩無所補苟其質性之良藉是以爲附飾可也聖學豈若是而已哉自有志於實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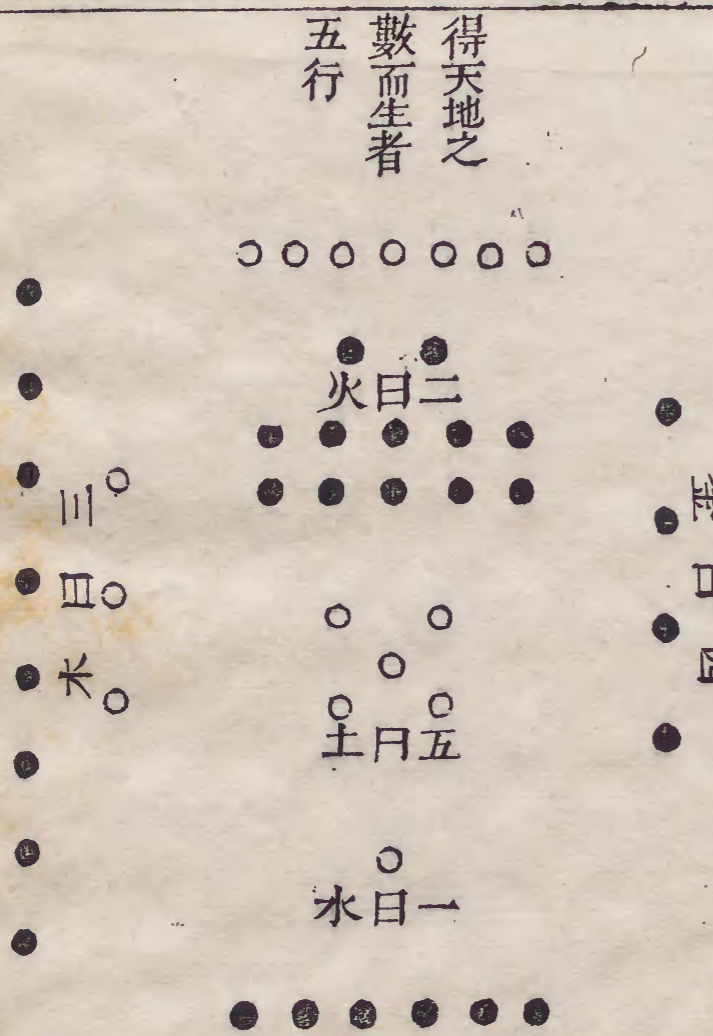
志全書 卷三
者觀之雖通經如孫洪文章如江總於治効良可歎也善學者當有志於大學所以備乎爲己爲人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則當諭光明之所以緝熙物格知止則當諭於止得其所止謂退藏於密邪則何所爲密謂思不出其位邪則何位爲正審良之反身始知身之所歸而造夫易之無體燭坤之歸藏乃知心之藏密而造夫易之無思圓動方靜復所見天地之心下山上澤咸所見感應之情超情者以得夫藏身之理越數者以諭乎天五之位至此則位乎皇極而得皇極經世之道乃以天地之心理天地則天地以正陰陽以和妖孽無自而生禍亂無自而作是皆大學之明効也小學外學耳入

耳出口不離乎區區之私已囿於形數之間奚足以爲大哉至於大學則非特內學又以合內外之道混而爲一可以一指諭天地毫末等邱山豈可小知之哉後之儒者不得聖門而入則必易儒而學佛佛必枯槁憔悴山林之人能之豈吾儒之所能哉釋氏唯正覺一位爲實際乃易之正位居體蓋中庸不可能而脩證之疵始去易之妙體見於坤唯能黃中通理自然正位居體今之寤而無思寐而無夢則是已復正位復正位乃得主而有常也思不出位無偏黨而麗有方不離黃中之虛明則常居正位矣世人反以有思有爲出麗諸方指爲實有以是爲常故背正位而入迷途務進此道而不

明則又無病自灸妄施功力揠苗助長是不明而祇以為贅也故不習之道戒於先迷後順得常又戒迷復不先事而招迷不即偏而迷復所謂先覺於此不迷而已聖道淵奧藏於冥冥必大目視之始能朗徹非小知者之所能論也今既曉然可不疑其所行則不須徒勞學佛矣學佛為自為之人耳學聖人而深造之不唯可以自覺又可以既位皇極而以是經世子以建立三極致君澤民躋時於太平躋民於仁壽其功利之博與獨善者豈同日語哉彼不及功利故其學則詣皇極而止至於與立而與權以盡真宰之妙用則非所及也世儒之學諒已爛熟可不言而論若夫大學乃聖人所以造

上達者纖悉盡載於諸篇願與同志共之

洪範圖



四方之土冲氣所生之實土也中央冲氣土之真精出乎四十九數之外兆於一而為用數者居中虛為氣之母而以無生有至出數處而思不出位則越數而超形

得五行之數而生者五事

二曰言
五曰思
一曰貌

謂曰曰

思不出位則思無疆不離本心之虛明所以睿而作聖

川口

建極定數

五紀

八政

五事

五行

建極

經世錯數

三德

稽疑

庶證

福極

忘筌書卷之四

宋潘殖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指要

聖學不易知也曩誦論孟每歎孟子一何門庭之峻如此殆非孔子兼容並收為甚夷易也及涉道稍深研味益至始知孟子真有功於聖道百世之下聖道既絕而復屬尋軌而可詣者孟子之功也由是知孔子於諸子未有甚擯逐蓋方是時聖道猶有所傳雖或畔道而入異途亦未足以勝正不煩孔子之峻斥至孟子時王者之不作滋久異端已熾天下相率而趨於迷聖學掃迹後世無復可幸而入於覺此所以斥

五霸拒楊墨不容不若是之力而非好辨也初見其痛詆意其必與聖人之道大相矛盾至夷考其行略未見其有牴牾者愈令人茫然不悉其旨必至歷其藩翰然後知其背聖人之道自楊墨五霸始引天下後世相與而入於迷誠爲罪首理不可不斥抑知孔聖之門惡紫恐其亂朱惡鄭聲恐其亂雅非謂相矛盾也蓋以似是而非始能相亂以陷溺天下前此差聖道者起於鄉原故聖人惡之已與斥五霸拒楊墨同其風矣欲察其相亂當卽其相似者而攷之夫大道之傳自堯舜始而授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幸道德下衰相似者出而勝之蓋不相似則不足以移人故也由是在上而引人

於迷者五霸是也以其道似三王在下而引人於迷者楊墨是也以其道似周孔遂使後世之賢君莫不以爲接武三王矣而識者始知其實襲五霸也後世之賢士莫不以爲追蹤周孔矣而識者始知其實襲楊墨也足以亂正如此此所以晚周之後寥寥不見聖人而自茲以往無有一士之趨於覺者也孟子預見其若此由二學之熾故聖道遂絕而不傳後人遂迷而罔覺其失之原有在於是是宜痛詆而力排也不痛詆而力排則後學無以悟其失欲有所悟必卽其相似者而視之以究其失當知三王與五霸無異跡楊墨與周孔亦無異跡旣不異然卒反乎聖人者何哉究其所自則可以

知其失知其失則可以改轍求聖門而入矣孟子斥五霸拒楊墨豈徒闢之而已哉既闢其不正又有以引人而入於正固有一言足以詆其失而亦有一言足以爲之指南其言甚近其守甚約而其道甚明卽其一言而深諭之則聖道若指諸掌矣所謂一言者楊墨之失在取五霸之失在假楊氏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是與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奚以異哉然不可以入乎舜之道者以其取也故留一言以覺後世曰楊子取爲我使人知道之不可取則不起畔援之心而心得其正矣五霸惟桓公爲盛葵邱之會載書具存無非仁義之說然非湯武之仁義者以其假也故留一言以覺後世

曰五霸假之使後之人知道之不可假則不起歆羨之心而心得其正矣蓋取也假也由有所願欲老子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名之樸我所固有以無名之樸爲重不自見而願欲之則在彼矣不可得也故無取無假則物物皆真有取有假則雖真亦假取由外求假則借彼得人之得向而不及彼入吾舍此不得主真斯假矣道貴自得無非固有一起畔援歆羨則心隨所繫而止非所止而止焉不復正位爲止非其所其跡不異於聖人而心則外有所繫背真迷復不居天下之正位矣正位一而已過是皆非正位不居正位於道爲邪正則能覺以正位居體則無私已邪趨於迷以偏位有我乃

同夢幻人知其跡莫測其心唯達者能知其心之所止不居正位雖正亦邪是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跡雖不異於正而達者知其說爲邪說其行爲誠行其辭爲淫辭皆原其心不居正位則無非邪矣其跡之所涉則相似其心之所止則相遠此其似是而非者久假不歸人莫知其非有悅而効之所以遺後人以迷陷後世於夢幻莫覺莫悟流轉而無休已也旣闢其邪矣必有以納之於正故堯舜曰性之湯武曰身之帝王之道一也而有性之身之之異者由所遇之時異也帝者天道而性者天所命王者人道而身者人所有性之者明乎性之本也身之者明乎身之本也所

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明本性之實也所謂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明本身之實也身貴能反良其背是也故又曰湯武反之蓋特言身之猶未足以啟後學故又言反之以明身貴乎反也反則背境故行其庭不見其人旣不合境則見已熄身斯藏矣非夢之域也是以不獲其身所謂反復其道偏其反而皆由是也易於上經首明天道而乾言利正者性情也此天道所以在於明其性下經首明人道而咸言咸其脢無悔此人道所以在於明其身性之所自以入者惟精惟一是也此所謂無貳爾心身之所自以入者反身而誠是也此所謂無身有何患然則

取之假之得人之得也其學也外性之身之自得其得也其學也內內故入於覺外故趨於迷其跡不異所詣則殊差由毫釐繆乃千里此王霸孔墨之辨也然則闢其門以待後之學者不使之面牆悉皆孟子之功有志於道者必先研究孟子以求正路而入然後可以探孔子之蹟惜乎孟子比肩於孔子而終不能齊其大者孔子毋我矣孟子猶未免乎有我孟子既謂立天下之正位矣惡得猶謂之有我蓋止乎其不能知始為正位居體故孔子於無我則先之以毋意毋必毋固然後能毋我是真毋我而體與太虛等矣惟先毋意則不生分辨之識故其無知無言無思無為皆孔子居正位而

毋我者也孟子猶未免交一臂而失其亦知見之未熄猶囿於理義之間至非言非嘿靜不證理則未能逮也是於過此以往則瞠乎其若後矣

論取

向以指要篇示同志同志者謂辨出取字甚妙前未有曉此者而止乎其所不能知亦最善又謂譬如一室中物若有取不過得一件是說所造已深矣然尚有說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唯明此二字耳是入聖道之樞要也聖人無所不師而實無常師無所不取而實無偏取有取則有捨如室中之物有十取一則捨九是先失其九矣然取之則已是在外非我

固有而自足乎已者奚可得哉是兼失也所謂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也無取則亦無捨志乎此而無所決擇卒於小大精粗悉歸度內由居正位而擅德業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自孔孟以後於道皆取也楊墨啟之而已取則繫於所取而止不復居正位反爲所取者入翳吾之圓鑑旣不得主則爲其所推移蓋有所取則如老子語士成綺謂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是也慕外而馳偏不知反雖語至道實居邊而竊取中正之所也詩稱帝謂文王無然畔援謂不可居畔而援取堂奧之所也位居中正德爲長子盛德大業皆我固有何事乎取凡事乎取皆自見未明故外向而不居正位有取

乎道則不足以得道乃反墮失得之報有取乎物則便生染着孔子之磨不磷涅不緇者以不若菟瓜之有繫無繫卽涅不淄矣謂無取也無取物無自而入雖善染者亦不能緇此天地之至機也大抵世之爲微妙語多以見道未明而以知識揣料故爲微妙語以眩惑乎人而自神有近似者亦非灼然見道皆不足以發人但深諭良其止止其所則自思不出位卽是正位旣論此矣然且麗於有方而止非其所止者卽當觀其機是滌除私見未盡有取以發其機復生人心之爲患也取卽在偏重之境焉生人心而繫之是見其人也非良其背不獲其身也貳爾心而背皇極之至機全在此字唯孟

子深知之故能指楊墨之失以遺萬世規學道而欲盡天地之至機使機無自而發者宜悉此而謹之

鄉原

賊仁近鄉原仁復本者也非要譽色取可得人之爲仁徇末久矣脫未嘗一日用其力於仁安能復本夫復本非從事口語可能也必嘗用力焉故所謂習者併一而不貳是也所謂修者不往復是也所謂學者緝熙於光明是也三者之名不同要之皆歸其明以復本者也傳已必習習焉必察既習且察乃盡至機而機不得發矣始得安宅以居正位以立若是則已復本矣已復本而又了所以應物千轉萬變無往而非

中然後可以由極之數言則言不事擇而自從今但聞其說而未嘗一日用其力於仁遽入耳出口道聽塗說而輕議之聽其言則似矣然未嘗習則言行必相矛盾言必不顧行行亦不顧言其言雖似但過我門而已未嘗入我室也未嘗入室可易言聖人堂奧之旨哉是說祇以惑聽者而引之於無實徒害仁而已故曰德之賊也然則聖道之失首由鄉原亂之孔子無所惡而惡鄉原以其爲德之賊也蓋聖道不可差毫釐差毫釐則隔霄壤鄉原特聖說而未嘗復本引後人徒事口耳而無實歸宿其差豈毫釐比哉欲聖道者當傳已而習習已而察不離乎安宅正位而無須臾之頃曠舍焉如是

為實有本原矣然後由極之敷言則言而世為法矣否則是倒道而言尤當以鄉原為鑑

本末

聖人從本起末故本末一如所謂有始有卒者聖道之失一變而為鄉原再變而為楊墨鄉原設本而非本楊墨襲末非末本末皆失則聖道日益遠矣孔孟所以深惡之也

言德行 附

德行行於默而成之之際併一併二均於不貳一屈信往來之頃皆不離此始為德行皆默而成之也習慣自然從容中道口無擇言而言無不從始可以默而成之者發以告人是

為善言德行大體聖言皆出乎此若未嘗行於默而成之之際遽恣為高說亦何異於道聽塗說然則所謂善言者言所以默而成之之德行耳非苟云云也不爾則有言不必有德矣

傳習 附

道之所在聞之則誰不願傳然傳貴乎習不習則不能併一而不貳既習則又貴乎察不察則不知正位而居體傳已而習習已而察始造聖域一或闕焉豈能超詣徒借聖口以惑眾則為鄉原之流矣傳而不習不如不傳習而不察不如不習傳者多習者寡習者多察者寡此至道之所以寥寥也

不傳

習所謂秀才禪習
不察所謂無眼禪

道德

顯道神德行一事也互見而已非捨神德行而事空言以為顯道也善言德行即是顯道以所言者默而成之即是神德行良言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即是神德行動靜不失其時即是顯道劉炫見文中子說易終日不休文中子諭以一以貫之即是顯道然一以貫之必也併一而不貳始能貫三為一之實也若捨神德行而為高說則無實歸宿是鄉原之風未去也

時習

附

學者緝熙於光明是也習者併一而不貳是也所以緝熙乎光明者乃在於併一而不貳謂之時習者消息盈虛動以天行自一歲言之秋徂冬為復本春徂夏為應未自一日言之向晦為息向明為動而是理肇於一動靜一語嘿屈信往來具焉靜也嘿也為往而屈動也語也為來而信凡信必先之以屈凡屈皆所以藏身藏身者龍蛇之蟄是也正位居體矣動靜語嘿之際悉諭屈信往來之理無須臾之頃失本宗焉是謂時習君子有四時唯夜以安身曾子曰三省於傳習可謂時習矣

行之著

附

忘室書 卷四 九
執德者執中也中常旁通該本末斯能為有為亡能為有者
常有也能為亡者常無也常有在致用而天下之至神存焉
常無在藏用而天下之至精存焉致用藏用每行於嘿而成
之之際自知而已不言而信也若是者無須臾之間是謂神
德行成德為行矣無隱而不形發而見乎外若唐棣之華者
是謂可見之行以神德行而昭著者也書所謂行有九德與
夫九德之行皆觀行可以知德以其行之著也儻默而成之
者或間不用則何自而著斯無可觀者矣所謂行之而不著
者如此也

利為本

附

故以往者言新以來者言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
利生焉利者故之本非利則故者安能彰往於千歲之日至
而畧無少差明乎此則千歲之日所積雖多亦同一頃刻耳
以利存乎其間無停留之者自然無爽非若人為雖極精密
然銖銖而稱至石必差也儻非深於此則未易告故孔子罕
言之至述咸始言屈信相感而利生孟子又申以故者以利
為本造夫此始為大達蠖屈而信曾無滯礙大業富有無所
不利若故而已終繫一曲往而不反莫能新新不窮矣

踐形

施而至於博濟而及於眾此仁也而孔子則謂何事於仁必

也聖乎非仁之功不能至是也事於仁者之過也蓋事於仁是取仁也是行仁也施且濟有時乎不及矣安能至於博且衆哉若是則墨子之兼愛亦能博施濟衆矣何至於以此教人恐非愛人以此自行固非愛已哉惟聖則踐形者也形者私而形形者公形者萬而形形者一聖人觀象而見象審夫受形之本所以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者達本故也一受其成形見形不見象但知致用之時分於彼已而肝膽亦殊不知不用之時會歸大體而物我俱一豈論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哉見象則見易之無體是爲古人之大體於身爲天下身而知其所以形形者一也豈以致用暫殊疾痛不相

及遂不相卹也又安知真疾痛者正自相及本既同矣疾痛安得畧不相及哉就死之牛見之而不忍入井之赤子觀之而怵惕牧人厚方苞之葦稚子憫方雛之雉當其情動於中蓋有所自以至鳥覆后稷虎乳鬪穀騶虞義獸猶不食生物不踐生草豈或使之然哉天性固自爾也特由之而不知未能曉然明其所以然耳唯聖人洞觀妙體知其動靜語嘿之際用則彼我萬殊不用則會歸一本由一體析而爲萬會萬形復歸一體私者殊而公者一既同歸一體矣吾方擅其全彼則裂其偏既裂則彼已自徇而相傾擠此既混爲一體於一體之中豈容決擇而有尺寸之膚不愛尺寸之膚不養夫

然施安得不博濟安得不衆哉仁者見之謂之仁彼其所以利之若梁主之移粟子產之濟人仁則仁矣求其施之博濟之衆則未也是皆徇末而事於仁非達乎仁之本也如是而取之斯墮失得之報非復本也形色均一天性聖人見象動以天行常公已於物而體物於已視萬形雖殊而均以一已待之是以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伊尹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彼其所以善之與已無間豈有自刈其手足自毀其髮膚者哉如是者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始與造物者爲一而超形越數矣夫公已於物者物皆我體此其所以爲大私物於已者徇已而已此其所以

轉徙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唯公已於物而已故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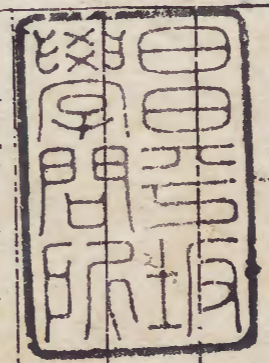
誠信

五常宗於信故其數五位乎中而爲主焉有信則四端皆所以爲常無信不立而四端無所宗亦何常之有故必信以成之此學道者所以貴於信也篤信始能好學信道不篤則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蓋道非虛無乃虛無中之實有者篤信而不疑則始能見焉見道矣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可以一二縷數也誠與信一也誠者天之道是自然也信者人之德是自然者之所稟賦而本無妄也由信遂可以入誠信則有諸

已不信是無諸已也誠則有物不誠是無物也立則見其叅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如在其上如是其下如在其左右不誠其能有物如是乎謂之物則宜有貌像聲色之可覲焉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惚之中固有象窈冥之中固有精與信惟其如此所以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老子言其狀則曰淵兮似萬物之宗莊子能言其狀則曰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或狀之以元珠以其照用之珍或狀以無名之樸以其純素之質凡可以名狀者非一也夫易無體無形而聖則直指其要曰象故曰易者象也易以象為主順而止之者所以觀象也見乃

謂之象後學之失唯恃聰明而以知識考究見理而已理已窮之外泥然全體則非所及曾不知聖學乃在於順止而觀象見象是見碩果碩果所以剝而不能盡者以其信也故曰碩果不食碩果既信矣入道者灼見其不食從而信之雖剝膚喪我而不疑中既有主確乎不拔如是以觀則其象自然昭著故入道者當以信為主信而有諸已剝膚亦不畏道斯可得矣荀子曰誠信生神神常自若也然不誠則無物是誠信則有生之之理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人備萬物於象帝之先然而例皆卒於無物枯亡而至於喪精失靈者不誠而委棄之也反身而誠則見大象所以

總括萬象而無物不有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盛德大業
良貴至足無不備者奈何不歸其明以全地道之光暗於自
見故不明而疑乃以不誠不信而盡失之可勝惜哉



忘筌書卷之四 終

天保三

